

中外名人传记丛书

zhongwaimingrenzhuanjicongshu

刘健屏 主编

郭沫若

GUOMORUO

1892—1978

冯亦同 著

——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名人传记丛书。

——这些传主是新教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家大师；这套丛书是教材内容的拓展和延伸。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外名人传记丛书
zhongwaimingrenzhuanjicongshu

刘健屏 主编

郭沫若

GUOMORUO

1892—1978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沫若/冯亦同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4

(中外名人传记丛书;10/刘健屏主编)

ISBN 7-5399-1319-3

I. 郭... II. 冯... III. 郭沫若(1892~1978)-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5807 号

- 书 名 郭沫若
著 者 冯亦同
责任编辑 周立波
责任校对 赵 炜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插 页 2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3 版,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319-3/I·1227
定 价 11.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青年是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就是进步的象征,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的进化关键,可以说就操持在青年的手里。

——郭沫若

目 录

- 1 沙湾郭家
- 5 四岁半的蒙童
- 15 私塾里的“革命”
- 19 少年叛逆者
- 30 难忘的辛亥年
- 36 婚姻悲剧
- 40 从出川到留洋
- 52 安娜之恋
- 56 新诗创作爆发期
- 64 创造社与《女神》
- 69 投身大革命
- 82 八月惊雷
- 88 《恢复》前后
- 92 我是中国人
- 95 穿越历史的行旅

- 102 出走之晨
108 重逢在武汉
114 故里来去
118 人民的“大笔”
122 山城雷电颂
125 北斗照心间
131 迎接黎明
140 为新中国而歌
146 百花与园丁
152 “火烧”自己
156 十年悲情录
164 拥抱春天
- 171 附:郭沫若生平大事年表
176 后记

沙湾郭家

公元 1892 年 11 月 16 日(旧历 9 月 27 日)中午时分,秋阳像往常一样朗照在大渡河西岸峨眉第二峰绥山脚下的小镇沙湾街上。这天是赶集的日子,街市上很热闹,挂着“郭鸣兴达号”招牌的那户店家似乎比平时更忙碌些,店铺后面住家的左厢房里,传出了一个男婴呱呱的啼哭声。

小生命的平安降临,给全家人带来了欢喜。户主郭朝沛为他这刚出世的第八个孩子取名郭开贞。他的妻子杜福荪,因怀胎中曾梦见一只小豹子咬住她左手虎口而被惊醒,便给新生儿起了个乳名叫文豹,又喊八儿。不过这些大名与小名,世人所知的都不多,叫响了的是另外一个名字。

那是二十七年后,即公元 1919 年,当远在日本留学的郭开贞为了投寄和发表自己创作的新诗而另取笔名的时候,他的思绪穿越万里风云,飞回到故里门前流过的两条河上:一条是汇入长江的大渡河,古书上称为“沫水”;一条是

雅河，古称“若水”——他将两条河“合流”在自己笔下，一个带着强烈怀乡色彩的新诗人的笔名“沫若”，便出现在那年9月11日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从此以后，这个名字便同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和社会变革的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同一位文学巨匠、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生平业绩联系在一起，为世人所熟悉，为世人所景仰，也为他的家乡、峨眉山下大渡河畔的沙湾小镇增添了荣耀。

在今天属于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的这条沫水街上，诞生了一代文豪并伴随他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郭家旧居，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悉心保护。一尊高大的神采奕奕的郭沫若铜像，于1992年沫若百年诞辰纪念之际矗立在滨临大渡河的十里长堤之首，仿佛在沉思又像在远眺的伟人终于又回到了哺育他的“绥山毓秀，沫水鍾灵”的故乡热土上。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在为过往的岁月作证，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慕名踏访者诉说着从这里开篇的一个漫长、艰辛又富有启迪意义的人生故事。

沙湾郭家原籍福建省宁化县，先辈于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迁居沙湾。初入蜀的时候，郭家很穷，传说是肩上背着两个麻袋落脚此地的。后来到了郭沫若的曾祖父这一代才开始发迹，置起了产业。到他祖父辈，家里才有了读书人，但祖父郭明德却是一个在外面“讲江湖”的人，因为左太阳穴上有个金色痣印，所以有“金脸大王”之称。他曾执掌过沙湾的码头，这样的角色总有些仗义疏财和不顾家的地方，因此在他手上家运反而不济了。郭沫若的父亲

郭朝沛就没有读过多少书，十三四岁便外出学生意，没上半年被唤回来当家管事。他为人干练，算盘打得很精，酿酒、榨油、贩卖烟土、兑换银钱、柴纳五谷，样样都做，不几年间家业又兴旺起来：买田、买地、买房廊、买盐井，地主兼营商业的郭家，成了这百十户人家的沙湾镇上数得着的富户。

比起出身低微、发家致富的郭朝沛来，他的发妻、离沙湾不远的杜家场人杜福荪却是一位官宦人家的女儿。她的父亲杜琢璋，是咸丰年间的进士，在云贵做过几任县官，后来升任黄平州州官。就在杜福荪刚满周岁那年，贵州苗民“造反”，攻破了黄平州，这位忠于大清朝的州官不仅自己“殉节”，还手刃了一个四岁的女儿，其妻谢氏和一个六岁的女儿跳池自尽，襁褓中的杜福荪则被一位刘奶妈抱着冒死逃难，辗转回到了老家。虽说是“名门之后”，但父母双亡、家庭败落，杜福荪没有沾上官家小姐的习气，即使在嫁到郭家许多年、生了十一个子女以后，她仍然是一个终日辛劳的家庭主妇。当郭沫若开始记事，母亲背上驮着小弟，一双冻红的手在菜油灯下洗涮、忙碌的情景，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郭沫若出生的时候，还在光绪年间，列强虎视眈眈下的满清帝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折腾，已经凋蔽、贫弱到了极点。内忧外患的阴影笼罩着神州的每一个角落，但对成长在西南僻静山乡的郭家子弟来说，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和“家住峨眉画里”的幽美环境，却使他们像一群乐游原上的小鸟。早年辍学的郭朝沛，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个热心公益的人，在他出资兴办镇上的新式小学很久以前，郭家就有自己的私塾了。这家塾因面对着郁郁葱葱的峨眉

第二峰才被叫做“绥山馆”，邻县健为的廩生沈焕章被请来坐馆。郭朝沛考上秀才的长子和一个侄子都出在这位执教有方的沈先生门下，因此绥山馆和它的主教名闻遐迩。那副悬挂在馆门前的对联“雨余窗前图书润，风过瓶梅笔砚香”，以及时时传出竹篱边的琅琅读书声，竟对尚在淘气贪玩中的八弟文豹产生了强烈的诱惑。

四岁半的蒙童

郭沫若是四岁半上自己“要求”父母将他送到绥山馆读书的。许多年后他回忆这段难忘的童年生活时，曾深情地说：“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我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

从小成为孤儿的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却凭着资质聪慧，耳濡目染地识得不少字，还能背诵好些唐诗。忙完家务有了空闲，将小儿女们团坐在膝下爱抚的时候，她会随口吟道：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

伏在她膝盖头上听得入神的八儿，也会学着那悠扬的

声调，亦步亦趋地念诵起来。虽然唐代诗人韦承庆的这首《南行别弟》，他还似懂非懂，可一粒古老诗国情意绵绵的种子，也许就在不经意间撒进了这位未来诗人的心中。而另一首音韵铿锵、形象鲜明的《翩翩少年郎》，更能逗引起他的兴趣和好胜心，简直“撩拨”得他将念诗和读书当成是一桩轻松、好玩的游戏了：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当活泼、伶俐的八儿，跨在一根当马骑的小竹竿上，笃笃地满天井跑，一面摇头晃脑地念诵着这首古代劝学的儿童诗时，做父母的会欣慰地想到兄弟排行中，八儿恐怕是块读书的好材料，因为常有这样的情况：比他大四五岁的五哥每晚在灯下背诵白天塾师布置的功课，翻来覆去也“嚼”不熟，躺在床上或在灯下玩耍的八儿一旁听着听着，反倒过“耳”成诵了。

母亲的手很巧，会绣花，自画自绣，常得到邻里的夸赞。文豹最喜欢睁大眼睛盯着母亲，看她俯身在绣绷上一针一线地挑出花花绿绿的图案。有时他还会拿来哥哥们的画谱，对照着母亲手绘的绣样比较一番：“娘，你画的荷叶怎么是从荷花梗上生枝的呢？”

“啊？……娘全靠自个儿想的，哪比你们的画帖儿呢！唉，还是做读书人好啊！”

然而，无忧无虑的生活自从八儿进了家塾便一去不复



郭沫若故居

返了，“翩翩少年郎”没有想到，绥山馆里的读书生涯一点也不“轻松”。当父亲领着穿戴整齐的他在孔子牌位前烧香磕头，毕恭毕敬地向沈先生行过拜师的大礼后，这进塾的小人儿就像“穿了牛鼻子”的蛮犊儿一样，被根看不见的细绳儿牢牢拴住；细绳儿的另一头，则稳稳地握在沈老学究手中了。开蒙第一课《三字经》就难住了他。“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类连大人都头痛的难题，同母亲念的好听的唐诗相去太“远”，哪像“骑马上学堂”那样跟自己“习相近”啊。如此这般，念不上三天，他就无师自通地学会“逃学”了。

既已“穿了牛鼻子”，也就逃不远。被父亲的大手捉住死拖活拽地抱回家塾不算，还让同窗笑话为“逃学狗”，连“肚里有文章”的一点傲气也给“羞”掉了。最可怕的是先生手中的戒尺，一旦违反了塾规，就由它来体现“师道尊严”。“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这被称作“朴作教刑”的不成文法，是用戒尺“写”在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们的皮肉上的。那刑具一般的戒尺，是一根三四厘米厚、近一米长的竹片，从塾师手中无情地抽落下来，不是落在掌心里就是落在屁股上，两者之中以后一种最为难堪。“小犯人”得自己端着板凳走到孔圣人的牌位前，乖乖地撩起衣裳、褪下裤腰伏上去，当众露出光屁股，等着“大成至圣先师的化身”来执法行刑，一下、两下、三下……再淘气的捣蛋鬼也要在那板凳和竹片之间战栗不止的，先天的疼痛感和后天的羞耻心、自尊心一起经受着“嗖嗖嗖”的考验。那从书本上刚刚识得的方块字中，恐怕只有这进出血泪的“鞭笞”二字，该记得最牢了。

这还是“正式”的打法”，要是“非正式”的呢，那就没准儿了。绥山馆里的做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乱打一气，刑具也因地制宜，先生手中的“戒尺”打断了，会从屋外的篱笆上抽出根细竹来接着打。没头没脑地抽打，特别是衣帽穿戴都很单薄的季节，被惩罚者身上和头上的肿块、伤痕，更加少不了。这样的打法，竟有个挺开胃的名称：“笋子炒肉”。

当年幼的八儿带着头上被先生打出的包块，晚上睡觉都不能落枕，独自躲在被窝里嚶嚶哭泣时，母亲发现后问了个明白，既心疼又生气：不好好读书，吃这样的苦头！第二天弟兄们去上学，她特地给八儿换了个旧帽子。这是家里大人戴过的一顶硬壳帽，宽松舒适，里面还有四个毡耳。娘的本意是为他护伤，但头上的肿块消失后，八儿却不愿意摘下这宝贝“头盔”了，因为它的硬壳正好能对付先生的“笋子炒肉”：尽管细竹鞭抽得嘭嘭直响，但脑袋瓜子一点也不疼。

谁知秘密首先被一起上学的五哥识破。八九岁的他同样是家塾里的一名经常受罚者，自然想将这好玩又暗藏机关的硬帽子戴到自己头上去。在家里有娘护着争不过八弟，便在上路路上抢，一直闹到孔子牌位前惊动了老师，露了馅。这样一来，那戒尺或细竹条再施威风时，便没有隔“帽”搔痒的便宜事了。“把帽子摘下来！”先生的一声吆喝，站在他面前戴着“头盔”的“小犯人”，头皮子又发麻了……

心疼孩子的母亲也没有办法了，除了规劝他放乖点、再放乖点外，只好摸着那又不能“落枕”的小脑壳直叹气。

比起终年为生意奔忙、脸上难得有舒心笑容的父亲来，开朗、乐观、慈爱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和潜移默化也许更大

些。许多年后，郭沫若还生动地记叙过这样一个关于“芭蕉花”的童年故事。

母亲因为多子女和过于操劳，身体很弱，每年交秋都要发一回“晕病”，茶饭不进，终日卧床呻吟，差不多要拖半个月之久才慢慢恢复。能治这病的良药是一种偏方：芭蕉开花后，雌蕊中的蕉籽。而在沙湾要找芭蕉花并不容易，一来因为四川的芭蕉很少开花，二来芭蕉开花被乡里人视为祥瑞，不肯摘卖。因此每年一到这时候，四处寻买芭蕉花就成了全家人的大事。

郭沫若五六岁上，娘的病又犯了。一天，他同五哥在离家半里路的天后宫玩耍，隔着窗户看见一座关着门的庭院内，有簇碧绿的芭蕉正粲然开着朵大黄花。小哥俩高兴极了，望望四周无人，大的擎着小的翻过那一米多高的窗口，两人轻手轻脚地蹑入园中，喜不自禁地摘下那芭蕉花。五哥把花藏在衣袂下，牵着八弟的手，又翻过窗口离开天后宫，一溜烟地跑回了家。没想到，当八儿从五哥手中接过那朵珍贵的大黄花，兴冲冲地献到母亲的病榻前，等着她面露笑容时，有气无力的娘问这花从哪儿来，回答是掐自天后宫的庭园，病中的母亲勃然大怒了：“快给我跪下！快给我跪下！娘生下你们这样的不肖之子，怎么对得起祖宗，还不如病死了好！”

八儿从未受过母亲如此训斥，真像遭五雷轰顶，两耳欲炸，懵里懵懂地跟着同样惊诧又糊涂的五哥，跪在母亲的病床前不敢作声。不一会，父亲走过来，也知道了缘由，更加怒不可遏，将两个小肇事者拉到堂屋里的祖宗牌位前，结结实实地抽了一顿掌心，还狠狠地说：“这手上没有长眼睛，也